

## 发酵于寂静中的乡愁

——安宁散文《寂静人间》及其他 □高明霞(蒙古族)



女作家安宁刚过不惑之年,却有着20多年的文学写作经历。安宁从泰山脚下一个个乡村走出,走过四五座城市,更换过若干工作岗位,始终没有改变她的文学情怀。文学写作是安宁主要的生活方式,在散文世界中寻觅灵魂的着落、追求精神栖息的家园是她文学的审美目标。

内蒙古呼和浩特是她工作生活了10多年的地方,她的大部分代表作在这里完成。我最早阅读的安宁的散文集是《呼伦贝尔草原的夏天》,近日阅读了她的新作《寂静人间》,期间陆续读过《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》《遗忘在乡下的植物》等。跳出“四角天空下的庭院”,用温情细腻的笔触书写呼伦贝尔大草原,描绘那片草原上与自己家乡迥然不同的生活场景,书写自己不熟悉的草原人,辽阔苍莽的呼伦贝尔牧区被安宁以静默细微的姿态抒写后,别有一番韵味。《呼伦贝尔草原的夏天》之后,安宁的写作回归乡村,连续出版以“村庄”或“乡下”为题目的散文集,回望故乡成为她近年文学创作的心灵之旅。

当夜幕遮蔽了喧闹,静下心来慢慢品读安宁的《寂静人间》,便可以在她一溪清流般娓娓道来的描述中,体味她的乡村童年。我感觉,全书12个篇章,似乎都是在月光映照书案的夜晚写就,安宁敲响电脑键盘,一字一句地与渐行渐远的故乡和自己的童年告别,“安静地告别它们,化成一朵云、一缕风,一弯月,不染尘埃,洁净自由。”《寂静人间》非常细致地描摹乡村的风、雨、雪、飞鸟、月亮、河流、泥土、野草等悄无声息的自然存在,记述生活在村庄里的人们卑微的欢乐和苦涩。故乡对于许多人而言是甜美温馨的,书写故乡的文学作品大多呈溢美之情状,鲜有鲁迅先生《故乡》的悲凉哀痛。安宁书写的故乡农村,虽然没有鲁迅的冷峻犀利,但同样弥漫着悲悯哀愁的意绪,她“以一只蚂蚁或者蟋蟀的姿态”,俯下身,在寂静中反复回味故乡,一次次拂去记忆表层的烟尘,悄然接近告别已久的乡村生活和那些熟悉的陌生人,乡愁在寂静中一点点发酵,五味杂陈。安宁的散文通过真诚的情感、冷静的思索、低微的姿态逼近生命的本质,她散文的乡愁情致,是心灵流浪旅途中思想的顿足,也是文人的精神探询。《寂静人间》的意蕴空间比她前几部作品更为开阔,看似个性化的叙述中包含着普遍性的人生哲理,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。

在《寂静人间》所精心描绘的故乡村庄中,风霜雨雪、日月星云、土地河流、飞鸟落叶、野草坟墓都寂静无息,然而生活在这领域的人们并不安静,当然也不会安宁。小孩子有交不起学费的苦难,经常遭遇烦躁父母的谩骂或殴打,“下一秒,将会有怎样的雷霆炸



响”的惊惧如影随形。比孩子的哭喊更喧闹的,是贫贱夫妻惊动全村的争吵和扭打。贫病交加的人家传出女人的哭声,“穿过几条巷子,穿过重重的榉树、梧桐、槐树、香椿,还有青瓦、白墙、红砖以及厚重浑浊的热浪,蜿蜒向前的风。”村民们议论私奔偷情等八卦时发出的“嘎嘎”大笑让月夜村庄格外恐怖。邻村亲戚家的傲慢举动发出“吱吱呀呀”甚或“咣当”“咣”的声响,让借钱的人胆颤。闯进他人果园的牛被暴打,果园里人与牛发出惊扰全村的动静,引发一群看客的哄笑。载走外嫁姑娘的拖拉机留下“突突突”的响声,“在夜晚的村庄里久久回响”。村里疯子“啊啊”的叫声撕破黄昏。搬新房时挂鞭“噼里啪啦”的响动代表好日子开个响头,但来自疲惫和贫穷的争吵依然不断。“一切都在喧嚣中,这让人无法喘息的喧嚣。”安宁平静地描述着童年乡村的各种喧嚣,咀嚼这些喧嚣深处的无奈与无望,她自觉地放低叙述视角,在回味村庄留下的温情和快乐的同时,寄予故乡人真诚的同情怜悯。劳苦的人们满足于小小的欢愉,却又忍受着生活和劳作的沉重艰辛,穷苦人精神的枯萎麻木是安宁心灵的伤痛,因此每一篇散文都散发着挥之不去的阴郁氛围。

安宁走出了她童年的乡村生活,不会再返回故乡,但故乡与她有着割不断的生命关联。她精心复现记忆中珍藏的念想,像老照片的胶片底版,再次洗印难免有烟尘痕迹。温情在泥土和炊烟中弥漫,经过时间和空间折射后,安宁的诗意情感中又加入了理性的哲理感悟。我想,当安宁以文学的姿态告别童年和乡

村时,回望自己不情愿选择的生活状态时,一定是在诗性世界的精神之旅中摸索着,努力寻找像自然界那样寂静的理想之境。自然环境与人的生活境遇成反比,人世间不会像自然界那样寂静,作者所向往的理想人生与现实生活相背离,追求理想境界的过程就是永不停歇的流浪寻觅。

约瑟夫·布罗茨基说:“一个人旅行得越多,他的怀旧感便越是复杂。”他认为悲伤和理智是诗歌散文情思张弛之双翼,作家的悲伤和他们对自身遭遇的记忆,经过理智的淬炼后向上升腾,进入更高的审美境界。由此反观安宁的散文,从《我们正在消失的村庄》到《寂静人间》,不断发酵的乡愁有了越来越多的理性色泽,复杂情感中渗透着更为深沉的人生思考。她的情感在发酵,变得更加绵醇;理性也随之升华,变得更为沉静内敛。安宁的散文走向纯熟,清丽精巧的语言文字愈加沉沅,不动声色的叙述浸泡在冷静思索的溶液之中。安宁的写作其实是在阅读生活,阅读人生,阅读世界。她笔下的村庄没有大故事,卑微生活状态中的喧嚣与骚动,不过是人生周而复始、稍纵即逝的一圈圈涟漪,品味这样的琐碎往事,只能是用素描笔法细细描画。语言是作家精神气质的面孔,也是作者与其表现对象交谈的声调,安宁笔名的立意与其文字的洁净、清淡、空灵、超然是一致的,正如她本人与他人交谈的细声慢语和出神沉思的神态,也符合她喜欢独处的性情。细声慢语地表述,才能够聆听到人世喧嚣之下自然万物的呼吸,感受它们被忙碌的人类遗忘后的生命之境,这应该是最接近自然本真的话语方式。

当安宁愈来愈醉心于书写自然,在作品中追寻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存的生命状态时,意味着她进入了建构乡愁乌托邦的哲理境界。安宁散文的乡愁意蕴已不仅仅限于童年故乡,她哀愁的叹息中,蕴含着对人类生存境遇、人与自然万物关系的焦虑,不断流露对地球家园的关切,叙述的姿态虽然是低微的,但没有摒弃仰望星空、憧憬理想的情怀。安宁的散文从呼伦贝尔的清纯神奇,走向故乡农村的惆怅悲悯,从对生命的热爱眷恋,进入描摹大自然的辽阔深邃,冷静中有一种激情在跃动。其实这种激情一直蛰伏在安宁的散文世界中,站在呼伦贝尔草原,她抬头仰望整个天空,俯首注视孕育希望的大地,激动的心灵向大自然靠拢;当她不断回望故乡时,日月星云、植物庄禾、蚂蚁蟋蟀是她关爱生活和生命的心灵物语。寂静中的安宁怀着真情,一步步接近自然,当她叩响进入自然之境的大门时,新的审美情境将会为安宁的乡愁增添明朗悠远的光彩,她的精神游历将在文学的伴随下走向更高境界。

认识蒙古族作家陈晓兰已经十多年了,她的脸上始终挂着温和的笑容,让人在寒冬亦觉温暖。她的善良、坚强、执著更是令人敬佩,新作《鄂尔多斯山的女儿》就是在巨大的病痛中坚持完成的。捧读这部散发着墨香的心血之作时,正是冬日,春城的暖阳从窗口倾泻进来,给阳台上盛开的鲜花镀上了一层金色,喝着一杯咖啡,被她的书带进了一个纯净、美丽而温暖的世界。“爱不释手”这个词的深刻含义终于被鲜活运用,我第一次以一天的时间读完一部长篇小说,并思如泉涌地写下这些文字。

一翻开书,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扑面而来。夏季,绿草茵茵,百花盛开,蜂蝶翩飞,让从未到过草原的我在书中进行了一场美丽的旅行。冬天,漫天的黄沙壮美、苍凉,有一种历史和生命的厚重之感,让人能在孤独中品味人生的真谛。然而,在饱览壮美的景色之后,就开始陷入自然环境的恶劣和主人公生存状态的艰辛之中去。

“月亮湖”,一个诗一样美丽的地方,住着一个摔断了腿躺在床上的年老出家女人,还有三个照顾她的孩子。最大的乌兰达莱以优异成绩考上县初中,为了照顾娘娘辍学,还有一个10岁的弟弟和五六岁的妹妹。年幼的三姐弟在远离人烟的月亮湖开始了和风沙、和生活艰辛对抗的生活。

用小炭炉做饭、拾粪、牧羊、在沙地里种菜,为了改善天天吃咸菜馒头的生活,还得想尽办法自制豆芽。每天天不亮起床,忙碌到半夜才能睡觉。冬天深夜有母羊产小羊羔,还得起来照顾。繁重的劳动和冬天的荒凉、孤独,有时让辍学的乌兰达莱觉得悲凉,不知道艰难的人生何时是尽头,思考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。但无论多么不甘,生活还得延续,有时甚至还得面临生命的威胁。风雪中牧羊的弟弟一直未归,她冒着风雪去找,全身结了冰碴,鞋子湿透了,只能拎在手里。脚冻得失知觉的乌兰达莱找到同样变成冰碴人的弟弟,艰难地赶着羊群,天黑才回到家中,冻坏的脚钻心地疼,让人忍不住为恶劣的环境、艰难的生活和年幼却坚强的孩子落泪。

这些关于日常生活的描写真实动人,作家如果没有深刻的生活体验和深厚的笔力,是很难把那些生活场景真实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。最令人欣慰的一点是,作家在抒写苦难的同时,还在里面融入了童真、童趣和浓浓的亲情,让人读之并不觉得压抑,更多的是感动和对主人公的钦佩。这也许就是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,无论生活再艰辛,她总是热爱生活并充满希望,所以她在抒写主人公生活的艰辛时,也融入了许多温暖的亲情和童年的乐趣。

冰天雪地的草原,生活变得异常艰辛,但对于孩子来说,玩还是天性,他们也不忘堆一个雪人,并且精心给雪人打扮一番,弟弟还说雪人是“落荒逃难的七品芝麻官”,笑声便弥漫开来,在冬日的雪地里升起无限快乐和暖意。他们还给又细又密的草取名“牛毛毡毡”,在过春节的时候,把老山羊的胡子剪下来做成毛笔,用染衣服的朱青作墨汁写对联,给羊取好听的名字。姐姐乌兰达莱每天在一家人睡下之后,点着汽油灯趴在炕上看书,年幼的弟弟和妹妹还有年老的娘娘就省钱给她买熏人的煤油灯,弟弟给姐姐做了一张小桌子,把一双手弄得鲜血淋漓,但心里却万分高兴。这些细节描写,生动、真实、感人、温暖,就像一股清泉从心间流过,让人不由得想起电影《海带和爷爷》,都是淳朴、善良、充满温情的人。看这样的艺术作品,会把人带到一个纯净的,只有美好、善良,没有纷争、喧嚣的世界。也因为这份温暖和纯净,原本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的艰辛不再显得那么悲凉和凄惨,反倒滋生出一种向着太阳奔跑的力量。就像书中写到的太阳花一样,只要有一丝阳光,就会茁壮成长,给人以力量。

但作家还不仅仅满足于为我们构建出这样一个美丽、纯净的世界,她还要在生活中融入哲理,在哲理中升华,并且能在哲理中和恶劣的环境抗争,和既定的命运抗争,从而改变命运,寻找人生的价值。这才是作家要深入构建的另一个世界。

主人公乌兰达莱带着弟弟和妹妹的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,逐渐让贫穷的生活有起色之后,不再满足于延续的生活。她开始找来自学课本,并教弟弟妹妹识字,还把自己对生活、生命的思考用文字记录下来。终于,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,她的文章发表了。发表文章后的乌兰达莱又争取到去北京读大学的机会,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,在城市扎了根,还读了研究生。其间,她的每一步努力,每一次勇敢、大胆的尝试,都令人唏嘘,同时忍不住对她产生敬佩之情。她的励志值得很多人学习,在她身上,我们看到的是对生活的热爱、积极向上的精神,一种对生活的热爱、对生命的热爱,不由得让人想起一句名言:“生活是一面镜子,你对它笑,它就对你笑;你对它哭,它也会对你哭。”

乌兰达莱每到一处,总会碰到帮助她的老师、同学,甚至是将军,让人觉得人间处处有温情,而不是冷漠、麻木、勾心斗角。所以读这部书,总让人觉得温暖,有一股催人向上的力量涌入体内,让人有一种要用全部的热情去拥抱生活的冲动。

然而,“桃花源”式的生活只是陶渊明的一种人生理想。作家陈晓兰笔下纯净、温暖的鄂尔多斯山,地处远离人烟的地方,所以有着诗一般的纯净和美丽。但走出鄂尔多斯山之后,生活就展示了它残酷的一面,让主人公乌兰达莱体验到了城市繁华生活背后的女性丑恶。她为之付出全部真心、认为至死不渝的爱情,结果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。那个她以为可以托付终身的大哥,终究只是为了让乌兰达莱拼尽全力为他调动工作,来大城市扎根。伤痕累累的乌兰达莱还没走出爱情的伤痛,她视之为姐姐的同学又在世俗的婚恋压力下自杀。这一连串的打击让纯洁、善良的乌兰达莱不能承受生命之重,最后选择回到鄂尔多斯山去植树造林,成为鄂尔多斯山永远的女儿。这结局可以说是神来之笔,让整部小说有了更深刻的意蕴,也揭示出了“出走—回归”这一深奥的人生哲学命题。

这部书里还写了一些美丽的神话传说,比如沙漠中泉水的传说、老榆树坑的传说等,不但故事神奇优美,而且让人在故事中领悟善恶的深层意蕴,同时让人对大自然、神灵和万物充满敬畏之情,也让美丽的鄂尔多斯山多了几分神秘。这些神话传说,虽然着墨不多,却有画龙点睛之功效,让人读之能涤荡心灵,向上向善。

这部小说还有一个亮点,就是人物形象非常鲜活。出家人娘娘、弟弟、妹妹、主人公乌兰达莱,还有那些出现过的人物,每个人都在读者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,每一个形象都饱满生动,别具特色,呼之欲出。小说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,通过完整的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,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。一部小说是否成功的标志就是人物形象塑造是否成功,从这一点上说,陈晓兰的这部小说是非常成功的,把鄂尔多斯山人淳朴、善良、不畏艰险、不畏强权、笑对生活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小说中涉及的人,哪怕只出现一面,作家都能用寥寥几笔就把他们勾勒得活色生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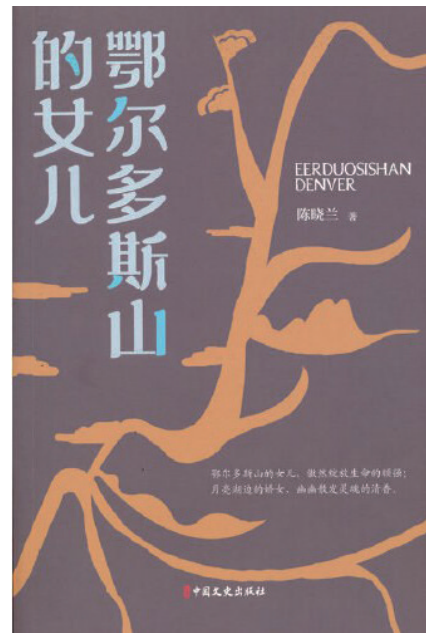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还巧妙融入了很多哲理、佛学,让整部小说的意蕴得到了最高层次的升华。比如一个文状元、一个状元和一个孕妇的故事,让人明白做人要看别人的长处,常看自己的不足。还有佛家轮回故事,“羊跪乳之情”的故事,以及书中直抒的哲理,都让人获益颇深。

这是一部优秀的小说,在作家为我们建构的纯净、温暖、向上的世界里,我们可以涤荡世俗的污浊,明白人生的意义,用热情和生命来拥抱生活,同时也能懂得生活中的舍与离,从而获得庄子一样的快乐和自由。最后,用作家笔下的一段充满哲理的话作为结尾:“一段路走了很久,依然看不到希望,就只有改变方向;一件事想了很久,依然纠结于心,就得选择放下;一些人变了很久,依然感觉不到真诚,就选择离开;一种活动,坚持了很久,依然感觉不到快乐,那就选择改变;有许多时候,必须断、舍、离,放下过去,让心归零。”

## 一个纯净、温暖、向上的世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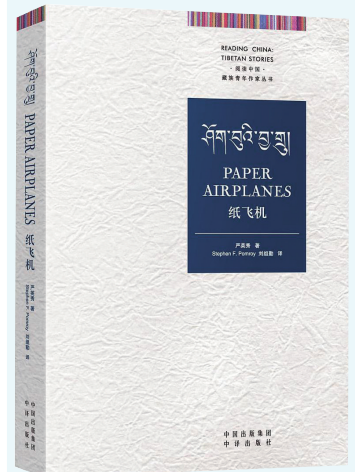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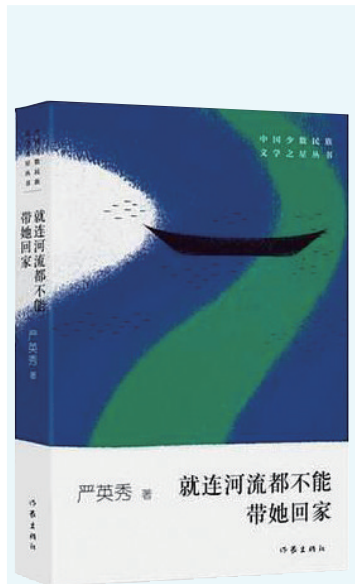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读蒙古族作家陈晓兰长篇小说《鄂尔多斯山的女儿》

□刘永松



## 所有的远离,都是为了更好地抵达

——论严英秀汉语文学创作的藏族文化气质 □朱永明



在中国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中,严英秀非常值得关注。她是一位独具特色的知识分子女性作家,2011年入选“甘肃小说八骏”。作为大学教授,她涉猎广泛,游走于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评论等多种文体之间,成就不凡。新世纪以来,先后出版中短篇小说集《纸飞机》《严英秀的小说》《一直很安静》《芳菲歇》,长篇小说《归来》、散文集《就连河流也不能带她回家》《走出巴颜喀拉》、评论集《照亮你的灵魂》等,获得过省内外多种文学奖项。

严英秀是一个地道的藏族作家,出生于中国西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地带的甘肃南部。她的家乡气候温润,被称为“藏乡江南,泉城舟曲”。这片桃花源般的土地,曾多次遭遇山洪、泥石流、地震等自然灾害侵袭,但在党和国家以及全国人民的帮助下,全新的舟曲县城拔地而起,如今的舟曲是一个富有现代文明气息的诗意藏地。严英秀生在这里,长在城镇,是较早融入现代文明城市的藏族女性,虽然她缺乏一些藏族作家游牧草原的生活经验,但藏族传统文化理念深深烙印在她的心中,使得她的作品处处渗透着藏文化的气质情韵,具体体现在诗意的小说呈现和高境界的散文诉求两个方面。

中国文学从《诗经》起,就开始了对生命的观照和书写,关于生存和死亡的书写,向来是中国文学的宏大主题。严英秀的创作,可谓是将“生命”和“爱”这两大深沉的生存哲学命题贯穿始终,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藏文化中特有的生命不死、众生互爱、宽容、救难、慈善等价值观春风化雨般嵌入现代人的悲欢故事,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新型都市文学风景线。

2010年8月8日,严英秀的故乡遭遇特大山洪泥石流,县城几乎被埋没于泥沙之中。面对如此意外和残酷的自然灾难,作家何为?从一些创作谈中,可以读到严英秀的痛苦、无奈、无法释然。几年后,她在《归来》《雨一直下》《雪候鸟》等作品中,直面了这场绕不过去的灾难。藏族传统文化认为万物有灵、灵魂不死,生命可以轮回。一切自然生命的消亡,意味着旧

生命结束和新生命诞生。严英秀正是借助这一信念,别开生面地对生命和死亡进行了诗意的重构。《雨一直下》里,不仅江城本地的遇难者,就连偶经此地的外乡人黎帆,也在藏族阿妈的执念里转世轮回。死后重生,对所有不幸的遇难者而言是去向“来世”的新生,而对所有悲痛的怀念者而言便是慰藉,是更好地珍惜当下。因此严英秀的书写,从深层意义上讲是一种充满了重建精神的救赎式的书写。

在小说《手工时间》中,杜芮的失眠与老公的贪睡形成鲜明反差,夫妻情感长时间隔膜,但是一次意外的怀孕,给这个冷漠多日的家庭带来了无限阳光,两人格外呵护这个小生命,夫妻之间有了诗意的浪漫。然而这个小生命未能出世就已结束,这对夫妇背负着心理的重担,度过了情感最艰难的时刻,终于迎来了又一个新生命的到来。也许,是那个失去的“旧生命”带走了所有病源,带走了生命深处的“原罪”,第二个生命才得以安然无恙地降临到这个家。

热爱生命是人的天性,生命书写是文学的天性。云格尔《死论》提到:“每个生命的经验均以死为方向,这乃是生命经验之本质。死乃是一种形式与结构,我们唯有在此形式与结构之中才被给予生命。”也就是说,书写生命,必然要书写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。但严英秀以藏文化的生命观念,重构死亡的沉重与悲痛,对“生命过程”进行诗意的书写,使其小说充满了东方悲剧的审美韵味。

散文是严英秀除小说以外重要的创作方向。严英秀以藏文化中所宣扬的仁爱、平等、人性、正义、尊严、和谐等人类一直追求的高尚境界为自己的精神诉求,创作了诸多具有“性灵”特征的散文美文。以《就连河流也不能带她回家》为例,这部散文中有很多直击人心的文字,最感人肺腑的篇章便是《天之大》。在这篇近两万字的文章里,严英秀以泣血之情抒发了失母之痛,用最悲鸣的基调抒发了母亲被病魔夺去生命、自己却无力拯救时的无奈和愧疚。她把所有的伤痛汇集成一句话:

“我不是要纪念你,我是想救出我自己。”

散文集《走出巴颜喀拉》入选“当代藏族女作家散文自选丛书”,也是严英秀继《就连河流也不能带她回家》之后出版的又一部散文集。集子由19篇散文组成,内容可以概括为:难以回归的乡情之梦,深沉持久的亲情牵挂,以及岁月沉淀的成长思考。与此相对应,散文集形成了乡情、亲情、成长的三重主题。

粗略地看,严英秀散文集中的多篇作品都涉及到对母亲的深沉怀念和无尽追忆,究其细里,我们可以发现,她的母爱主题其实是对藏乡故土的回望和重叙,对亲情友情的眷恋和审视,对成长历程的梳理和反思。母爱大于天,母亲的背后是那个渐行渐远的家乡,更是岁月流逝中坚守的优秀传统。严英秀对藏文化在今日的境遇有着独特的思考,她的文字绵密细腻,感情真挚纯粹,拷问深刻悠长。《从此,天地遨游》《远方的幸福》,是少少痛苦》等篇章,起于母爱,却能于一己情感中结晶出一种普世价值,把日常情怀升华为一种生命哲学。这些散文中,没有对藏地风光和文化的直观呈现,但藏族生活气息字里行间扑面而来。她曾经远离那个遥远的村寨,一直生活在现代化的都市,但所有的远离都是为了更好地抵达,血浓于水。严英秀的作品有着无法磨灭的藏族文化的深刻烙印,可谓一种“胎记”似的文化记忆。

严英秀是一个知识分子作家,她深谙时代精神,又自觉追溯民族文化传统,以不同的题材视角、不同的创作风格、不同的性别立场、不同的文化维度,多层次全方位地书写了人的生命境遇和世情生活,创作了内容多样、风格独特的小小说和富有民族文化情怀的灵性散文。她树立了从现代都市到返回原乡这条清晰的写作路线,并以藏族知识女性的精神情怀为坐标,打开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又一路径。